



绿色棘刺

〔日本〕三浦绫子 著





绿色棘刺

〔日本〕三浦绫子 著

文洁若 申非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三浦綾子

青い棘

根据学习研究社一九八二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伯 劳

绿色棘刺

Luse Jici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9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5}{16}$ 插页2

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770

书号 10208·272 定价 1.85 元

前 言

一九八二年十月，正当我国舆论界为了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而哗然的时候，我给日本北海道的著名女作家三浦绫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我对此事的观点。当月底，就收到了十月十八日由她丈夫三浦光世代笔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她体弱多病，十余年来，她的全部书稿和函件都由她口述，经丈夫笔录下来。）

信中写道：

你在信中坦率地谈了你对教科书问题的看法，使我非常感动。作为日本人，我越发感到对不起贵国的人们，简直在你们面前抬不起头来。说实在的，我究竟该怎样向你们道歉才好呢？我想还是应当让尽量多的日本人了解日本人犯下了什么罪过。

我们犯的罪恶太大了，决不是这样能弥补得了的。但我要尽自己绵薄之力来表示歉疚。前些日子我寄了一本今年出版的《绿色棘刺》给你。是平寄的，也许还没寄到。我是有意地把日本对贵国犯下的罪行穿插进去写的，虽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外，最近一个时期我在杂志上连载写给年轻妈

妈看的随笔。第二十九回写的正是这个教科书问题。现复制一份附在信里。如承蒙赐阅，则不胜荣幸。

《爱国心》这篇短文，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那是三浦绫子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号《妈妈》杂志上连载的随笔《绫子的信》第二十九封。作者针对教科书问题，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告诉读者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心，呼吁日本人民不可重犯过去的错误。她那诚挚的、炽热的感情是感人肺腑的。我连夜把它译出来，作为日本文学对译读物，发表在《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上。全文不长，转录在这里：

大礼拜悉。

看来你作为一个年轻妈妈，也在认真担心近来电视和报纸上经常提到的教科书问题。

“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不大清楚日本国是否真正侵略了异国。也不明白该叫作停战呢，还是该叫作战败。我想教给孩子真实情况。三浦先生认为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吗？请告诉我实话。”

从你这封信中，我感到你的谦逊和真挚。

有人曾写给我这样一封信：

“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你净写什么日本发动过侵略啦，做过残酷的事啦，你难道没有爱国心吗？”

糟糕的是，我总觉得今后会有更多的人说我：“你还算是日本人吗？”

然而前些日子，在旭川召开了泽地久枝先生的讲演会。只能容纳八百五十人的会场，却进去了九百五十人之多。泽地先生的讲话结束后，掌声真象暴风雨一般持续不断。大家都把所受的感动倾注在鼓掌里。泽地先生动过两次心脏手术，身体羸弱。由于心脏是这个样子，既要避免上楼梯，又不能站着说话。她认真地谈了一个半钟头，可惜我不能全部记在这里，我只告诉你其中一部分。

正如泽地先生在《另一个满洲》这部报告文学中所写的那样，少女时代她是在“满洲”成长的。

这位泽地先生去年访问了“满洲”，为的是调查一位抗日青年的生涯及其悲惨的死。据说在采访旅行中，泽地先生直接从中国人嘴里听说了日本所犯下的许多可怕的残酷罪行。亲骨肉中的什么人就在自己眼前被日本人动手虐杀的故事；整座村庄，从婴儿到老人，统统被杀戮的故事等等，都是些残忍得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泽地先生重新认识到，战后将近四十年了，至今仍有对这些可恨的事记忆犹新。泽地先生还说，她从这些人眼里看到了难以磨灭的悲哀与怨恨。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

直到战败后我们才初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还听说小孩被用刺刀刺透，孕妇被剖腹，非战斗人员给关进一栋房屋里放火烧死的事。倘若外国的军队闯进咱

们的祖国，屡次三番进行屠杀，咱们会称它作“进出”呢，还是叫作侵略呢？不，说不定会使用更强烈的措词吧。不论日本政府怎样想从教科书里消灭侵略一词，可是迄今现实生活中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念及亲骨肉的惨死，感到悲愤。怎么能从这些人心里消除侵略这个词呢？

学问必须是真实的。尤其是历史，不应只图政府当时的方便，任意予以改写。一加一应该是二。然而如果有一本教科书上写着一加一等于五，你会把这本教科书给孩子吗？分明是侵略，改写成“进出”一词，等于是说一加一等于五。难道说强词夺理地主张一加一等于五就是爱国心吗？我无论如何也不这么想。对咱们国家实际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咱们必须了解其真实情况。倘若走错了，理应承担责任。或者你是否认为，对自己孩子的所作所为一律拍手称好就是父母之爱呢？欺负弱者也罢，模仿残废人，对他们加以羞辱也罢，对人蛮不讲理也罢，纵火烧人家的房子也罢，都默默地看着，你认为这就是真正的爱吗？

为了写《海岭》这部小说，我曾访问过伦敦，并到过伦敦塔。伦敦塔是囚禁贵族的地方，可以说是一座高等监狱。我在那儿知道了一桩惊人的事。这桩事实乃是：亨利八世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在伦敦塔里将无辜的妻子斩首了四名之多。当向导作此说明时，我心中自忖：啊，这个国家不乏敬畏上帝的人。倘若在日本发

生了这等事，能够这样堂堂正正地让它流传下去吗？

读《旧约全书》时，就会看到关于以色列的国王们干下的种种坏事的记载。连他们最爱戴和尊敬的大卫王的恶行，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得一清二楚。

然而英国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不能因而就说他们没有爱国心。他们想必也有热烈的爱国之情。可是他们想毫不隐瞒地把真实情况传下去。当然，我并不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史都熟悉，所以不了解他们传布真实到什么程度。但我觉得，至少在日本会予以隐瞒的事，他们似乎表明得很清楚。

话又说回来了，所谓爱国，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否意味着对当时的政府唯唯诺诺，言听计从呢？政府说：“不是侵略，是进出。”就鼓掌说：“可不是嘛，可不是嘛。”政府说：“战争不是败了，是结束了。”就点头说：“对啊，对啊。”指的就是这样吗？

据说你那时还没出生，那么你对战争期间的事，大概一无所知吧。然而那时我已二十几岁，所以了解当时国民多么信赖自己的国家，并感到自豪。不但男子，连我们女子也认为为国捐躯乃是无上的光荣。我们祈祷胜利，经常参拜神社，向战场寄慰问袋，粮食短缺，消失得一千二净，也毫无怨言。岂止是粮食，即使独生子战死，作为终生伴侣的丈夫死在战场上，也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咬紧牙关，忍受悲痛。我们国民的这种纯真的心情，被战争利用了，而战争却失败了。

我们庶民做梦也没想到战争是某些人谋利的手段。倘若那时有人说战争是不对的，那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爱国者。虽然寥寥无几，确实也有过那样的人。但是那些人只因为说过国家所做的是不对的，就被抓去坐牢，受严刑拷打，甚至死在狱中。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认为国家做的事样样都对的人，他们爱护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自己。

倘若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全体日本人都拒绝打仗，就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也不至于死去几百万人。不，其他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杀死。总之，那些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们，应该把侵略说成是侵略，将战败说成是战败。不过我预感到，这种人的数目将逐渐减少，所以胆战心惊。

我这样答复，你能明白吗？最后，祝愿日本和世界真正的幸福。

《绿色棘刺》(1982年)可以说是以“爱国心”为主题写成的小说。时代背景是七十年代中叶的北海道旭川，主人公大学教授康郎今年五十岁，一儿一女均已成家，有个可爱的外孙女。他的生活优裕，有自己的漂亮楼房。但战争的阴影总是缠着康郎。儿媳妇夕起子长得很象康郎的头一个妻子绯纱子。绯纱子和康郎同龄，她是停战的前一天，因所乘的船只触鱼雷而葬身海底的。

在小说的末尾，康郎和夕起子陪着从中国来访问的张

教授去参观一九七二年为了纪念战争期间在旭川牺牲的十八名中国烈士而修的殉难慰灵碑。烈士中年纪最小的就是张教授的胞弟，他死时才十七岁。那一天，夕起子的手指被殉难碑旁灌木丛中榎木的棘刺扎伤了。但是她说：“这毕竟只是榎木的棘刺，比起人心上的刺儿来，算得了什么！”

一句话点明了全书的主旨：战争已结束了几十年，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却依然没有愈合。

三浦绫子是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一九二二年生在海道旭川，一九三九年毕业于旭川市高等女学校，任小学教员。一九四六年因对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满而退職。同年患病，疗养期间成为基督教徒。一九六四年，《朝日新闻》为了纪念大阪版创刊八十五周年和东京版创刊七十五周年，在全国征文，三浦绫子的长篇小说《冰点》获奖，一举成名。此外，三浦著有《绵羊山》（1966）、《积木箱》（1968）、《残像》（1973）、《天北原野》、《泥流地带》、《遥远的山岗》（均1976）、《海岭》（1981）等。

三浦的作品中对北国风光的描写是非常出色的。她擅长通过自然景物来烘托意境。她的故事情节生动，语言精炼流畅，善于塑造人物形象，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三浦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她的短篇小说《尾灯》、《在污秽的浊流中》和《壁音》曾分别在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的《外国文艺》和当年五月号的《世界文学》上刊载，长篇

小说《冰点》和《泥流地带》中译本也即将问世。今年适值芦沟桥事变五十周年，在这个时候出版《绿色棘刺》，格外有意义。完全可以相信，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终必战胜一切使历史车轮倒退的企图。

本书前六章为文洁若所译，后八章为申非所译。

文 洁 若

一九八七年一月

目 次

前 言	文 洁 若 1
输电线	1
萌 芽	26
蜂 音 器	47
云 影	76
花 瓶	105
原子弹轰炸纪念日	134
视 点	162
濡湿的路	177
拨号盘	192
后望镜	220
暴风雨之夜	248
手 指	263
望岳台	277
殉难碑	305

输 电 线

—

富久江伸出丰腴白皙的手，关上了电视机。正在可着嗓子唱的那个年轻男歌手的歌声消失了，房间顿时宁静下来。这当儿，从浴室里传来了夕起子和年幼的加菜子谈话的声音。

邦越康郎若无其事地又拧开了刚刚关上的开关。

“哎呀，还看吗？已经过了十点半啦。”

妻子富久江睡眠朦胧地望过来。她皮肤白净，圆圆的脸。虽然已经四十六岁了，神情还带点稚气。康郎默默地将视线移向电视。荧光屏上映出群众熙熙攘攘地观赏樱花的夜景。康郎又怎么能告诉妻子，自己是为了压住儿媳夕起子洗澡的声音才打开电视机的呢。

“哟，真好。在旭川，咱们还开暖气呢，可九州嘛，已经在赏花了。”

“嗯。”

“旭川的樱花要到五月中旬才开呢。”

“差不多还有两个月。”

“是啊。下雪的晚上，看人家在九州赏花也没意思。咱们睡吧。快点刷牙去吧。”

刚才洗澡的时候，富久江已经在浴室里刷了牙。康郎瞥了一眼富久江的脸，接着就继续看电视。

他们家的盥洗间兼着换衣间。如果现在去刷牙，夕起子脱下的内衣还搁在那儿哪。只隔着一扇门，夕起子正洗着澡。对这件事富久江根本不在意。康郎觉得自己把这样的事挂在心上才不对头呢，但他还是不想去刷牙。

他们的儿子宽和夕起子是去年十月结婚的。夕起子过门还不到半年，康郎至今没有和她处熟。

“喂，你快去刷牙吧。”

打年轻的时候起，富久江一向要康郎先刷牙再就枕，这已经成了习惯。

“加菜子怎么办？”

加菜子是他们的女儿渚的孩子。

“用不着担心，托夕起子照看一下就成了。那孩子对夕起子比对我还亲呢。”

话音刚落，电话铃响了。康郎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富久江。富久江眉头微蹙，催促说：

“你接吧。”

康郎无意中拢了拢和服领口，拿起了旁边的耳机。

不仅是在家里，就连呆在大学里自己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只要电话铃一响，康郎就要犹豫一下。不论在哪儿都这样，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毛病。反正他从未立即拿

起过耳机。

“喂，喂，是我……”

女儿渚的声音传进耳朵里，还可以听到喧嚣的音乐。

“嗨，是渚呀。”

康郎快快不乐地说。他原以为渚马上就要回来的，她却打来了电话。

“您嗨什么呀，爸爸。”

渚似乎略带醉意。渚平时管康郎叫“爹”。她明知道康郎不喜欢用外来语叫他“爸爸”，有时却故意这么叫。

“渚，已经过了十点半啦。你快点来接加菜子吧。把加菜子丢给夕起儿就不管了，多不合适呀。”

“哎呀，爸爸，您可真关心夕起子。”

一阵轻蔑的笑声。

“渚！”

“怎么，爸爸，大声喊什么呀！偶尔托您照看一下加菜子有什么关系！加菜子是您的外孙女，您不疼她吗？”

“正因为疼她，所以才叫你快来接呢。”

“可我今天是来工作的。眼看就要谈妥一大笔合同啦，所以会搞得很迟。喏，今天晚上就留加菜子住下吧。行吧，爹。”

渚蓦地改用央求的口吻说。

“……”

渚在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她每月的进项不下于当高中教师的丈夫佐山兼介。

“行吧，爹。留加菜子住一宿吧。”

“喂，渚。加菜子可比你的工作更重要。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是吗？您是说连留外孙女住一宿都不行吗？好吧，我明白了。再也不求您啦。一定是夕起子嫌加菜子麻烦。所以爸爸才……”

“你扯到哪儿去啦，渚。喂，富久江，你来跟她说吧。”

康郎回头看了看富久江。

富久江摇摇头说：

“我不管。”

但她还是把耳机接过来，用强制口吻大声说：

“渚，我们把加菜子放在外面的堆房里，你快点回来吧。”

针对这番话，渚不知在讲些什么，富久江听了片刻，说道：

“当然喽，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成天把工作挂在嘴上，而夕起子多可怜呀！……嗯，嗯，加菜子当然是我的外孙女。不过，那孩子可古怪啦，她对夕起子比我亲。”

富久江把方才对康郎说过的话又对渚重复了一遍。她边听电话，边在电话台的记事纸上写着“加菜子”、“夕起子”、“渚”等字样，还这么答着腔：“所以呀……你说到哪里去啦。”康郎在一旁听着，觉得富久江同渚谈起话来，比自己同渚要亲昵得多。同样是亲骨肉，母女关系比父女亲密多了。他感到自己仿佛被撇到一边了似的，心情真是难以

名状。

富久江听渚讲完了，就说：

“知道了，明白了，那么，今天晚上就只好留下了，今后可要替我们想一想。可不是嘛，留加菜子过夜，大家就都弄得精疲力竭。夕起子也要上班呢。”

富久江说罢，毫不客气地挂上了电话。康郎心想，他可学不来。于是他望着富久江说：

“渚也真是要命。”

“那也不见得。也难为那孩子了，她是拼死拼活地工作着哪。”

“可是，他们在经济方面还不至于拮据到非丢下自己的孩子出去工作不可。按说光靠佐山的收入就足够花的了。”

“你总该了解渚的性格。那孩子可不甘心关在家里。这个，倒也罢了。不过，咱们家现在添了个外人，她应该留点心眼儿才是。”

康郎朝换衣间望去。换衣间和兼作起居室的厨房只以带褶帷幕相隔。富久江接着说：

“加菜子光亲近夕起子，结果就给夕起子添了麻烦。就是这么回事。咱们的年岁也还不算老，加菜子一个人嘛，其实还照看得过来。”

渚从小脾气就犟，年岁越大越倔强。她高中毕业的时候，曾对康郎和富久江说过：

“伊藤野枝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象她那样度过一生。”